



# 晶莹的雪花

□杜卫东

当圆明园的千亩荷池只剩最后一朵残荷时，冬天便如约而至了。

两个煤球，头上戴一顶破草帽。嘴巴呢？也许是一个没了捻儿的“钢鞭”，在鼻子下一横，霸气；也许是哪个女孩儿贡献出来的一张糖纸，剪成月牙状，贴上，雪人立马喜笑颜开。然后，小伙伴们分成两拨，开始在雪地里疯跑、鏖战，偶尔有雪球击中脖子，冰水流进前胸和后背，不由一个激灵，战斗意志却丝毫不减。在那个贫瘠的年代，这是我最难忘的童年记忆。一晃，过去了一个多甲子，两鬓的霜雪早已掩埋了曾经的童趣，雪中赏梅成了我最心仪的乐事。

梅花，是冬天珍贵的馈赠。常见的梅有两种：红梅和蜡梅。蜡梅的躯干不如红梅高大，但花期长，花朵大。北京的卧佛寺蜡梅树极多。刚开花的时候，只展开两三片花瓣，后来变成七八片，越开越密，越开越盛，在凛冽的寒风中越开越多，越开越艳，一簇簇挤在枝条上绽放，压弯了枝头；冰心玉骨，润泽透明，在冰雪的映衬下，像是一片片落地的云霞。难怪诗人感叹：“梅花不肯傍春光，自向深冬著艳阳。”

不错，梅花不及芙蓉清幽、玫瑰艳丽，也没有月季的芳菲与牡丹的华贵。可是，它“冰骨清寒瘦一枝”，风骨何等坚毅，“冰雪林中著此身，不同桃李混芳尘”，气节多么高贵。而且，无论百花的艳羡也好，漫天的风雪也罢，都不妨碍它将大爱撒遍人间，“忽一夜清香发，散作乾坤万里春”，这又是多么纯洁的情怀？难怪梅花历来为人们所钟爱，它已经成了一种品格的象征，一种精神的隐喻。

住到京郊后，离卧佛寺更远了，去一趟大不易。所幸，小区里有几簇蜡梅，邻居说，在严寒中，梅开百花之先，独天下而春。今年不必远行，便可以体会到王安石《梅花》风骨卓然的意境。不过，观赏蜡梅还是要有风雪衬托才好，如饮佳酿，总要有与之相配的器具。漫步雪中，听脚步声落在雪上的声音，感受飘扬的雪花在脸上融化，深吸一口被雪浸润过的空气，看蜡梅迎着风雪傲然绽放，浮躁的思绪会变得像白云一般舒展、轻盈。

踏雪归来，邀三五知己，点一只铜锅，烫两壶老酒，涮一顿羊肉，是冬天最美的享受。肉片是新切的，豆腐洁白嫩滑，白菜晶莹如玉，还有粉丝、糖蒜也必不可少。聊到兴起，妙语迭出，析人生大义；逸兴遄飞，诵历代华章。当然，话题少不了雪与梅花。

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，要求地域性，正能量，主旋律，原创。不拒草根，不唯名家，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：ls-wb-sc-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## 文史 杂谈

### 文人与喷嚏

□赵宏宏

打喷嚏，纯是人的生理上一种病态的反映，可能是感冒的发端，可能是鼻炎的症状，可能是过敏的原因……但是，民间却会将这种病理行为，与思念或者背后说人小话等等的心理感应联系起来。

其实不只现今，不止民间，历史上那些古老的喷嚏，无不被认为与心理感应有关，而且都发生在知识文化界。你看苏东坡，他有首《元日过丹阳明日立春寄鲁元翰》的诗，里面有这样的句子：“白发苍颜谁肯记，晓来频嚏为何人。”意思说，如今还有哪个知己在惦记着我老夫呢？不然我这大清早的，怎么喷嚏又打个不止？还有黄庭坚，他在送别友人的晚宴上，吟诗为友人践行：“举觞遥酌我，发嚏知见颂。”你以后喝酒的时候，要记得举起杯来，远远地邀我喝酒；而远方的我这时候一打喷嚏，就知道是你老兄在念叨我了。而梅尧臣在《愿嚏》中这样写道：“我今斋寝泰坛外，侘傺愿嚏朱颜妻。”他希望伴侣之间能有“侘傺愿嚏”的心灵感应。辛弃疾更是嗔怪友人道，我一个喷嚏也没打，难道是你不想我？（“因甚无个‘阿鹊’地，没工夫说里。”《谒金门》）这里的“阿鹊”即拟打喷嚏声。

打喷嚏就是有人在思念你说，历史还相当悠久。《诗经》中有这样的一句诗，“寤言不寐，愿言则嚏。”因为想你，无法入睡，你要是不停地打喷嚏，便知道我在想你了。郑玄对这首诗注释道：“我其忧悼而不能寐，女（汝）思我心如是，我则嚏也”。

打喷嚏除了思念一说，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。我母亲自己每打喷嚏后，总要笑骂：“哪个又在背后嚼蛆了。”就是有人在背后闲言碎语说道你了，你才会打喷嚏。宋代马永卿在一本叫《懒真子》的书中有记载：“俗说以人嚏喷为人说。”还有的喷嚏不能随便打。现在北方有些地方，大年初一早上是不能打喷嚏的，实在忍不住要打，也要对着墙打。明代《帝京景物略》记载，元旦五鼓时，人们要是在床上打喷嚏，要赶紧起床，否则会生病。

你看，一个喷嚏，竟有这么多说道。短文写到这里，忽然“阿鹊”一声，不知是有人念叨还是被人说道？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ls-wb-sc-gh@sina.com联系

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冬天就像幸福常常姗姗来迟，好戏也每每最后出场。它以朔风为前导，“正是霜风飘断处，寒鸦惊起一双双”。不光寒鸦，树上的叶子也被寒风尽数吹落，光影斑驳、色彩相杂，为大地铺就柔软的地毯。如果说，春天是一幅素描，夏天是一张工笔，秋天是一轴山水，那么，冬天就是一帧油画。近看，或许有些驳杂、粗糙，远看则浑厚、丰富。描绘它时，大自然调动了太多的艺术灵感，在超然峻拔中展现山水的雄浑，于苍劲刚毅中又穿插隽永的诗情。它的丰富与质感不同于照片定格的一瞬间，仅靠眼睛观赏远远不够，要用心去慢慢领悟。过滤了春天的妩媚、夏天的热情、秋天的萧瑟，冬天带给我们的除了寒冷，还有寒冷后面的细腻、真诚与柔情。

不是吗？且看冬天的潇洒亮相：“晨起开门雪满山，雪晴云淡日光寒。”清晨推开门，飞雪一下子覆盖了世间万物，倏忽之间大地就披上了一身银装。此时，雪或许停

了，白雪堆满枝头、房檐和屋顶，在晨曦中显得晶莹圆润，世界变得纯洁、静谧；或许，雪还在下，一片片晶莹的雪花在天空飞舞，朦朦胧胧，如烟如柳，飘飘洒洒，如诗如画。雪落无声，大道至简，站立窗前的你，一下子心静如水，从容而释然。是呀，雪是冬天洁白的衣衫，把尘埃和浮躁锁定，把落叶和枯草覆盖，在凛冽的寒风中泽被万物，于苍茫的天地间守护温情。随着阳光的照拂，最终不惜化身水——那是雪的眼泪，也是雪的灵魂，只为促成新的生长。夜半枯树折残枝，晨听新笋拔节声。莫言冬日寒风啸，唯有瑞雪最多情。冬天的美，虽然没有春天的璀璨、夏天的斑斓，也没有秋天的空寂和高远，却深沉而庄重，像是一位阅历丰富的智者，双瞳剪水，慧心巧思，为我们讲述四季的轮回与人生的真谛。

下雪，是孩子们的节日。如果赶上春节，就更有仪式感了。小伙伴们会在院子里堆出一个大大的雪人，鼻子是半截胡萝卜，眼睛是

## 大家 微语

### 陪太阳一天

□夏生荷

午的阳光更暖和了。虽然中间醒来几次，但很快又睡着了，一直睡到黄昏。下午孩子放学回家，得知我在家睡了一天，他脱口而出：“这是陪了太阳一天啊！”

●我被这句话震惊了。单身时，每到周末我都喜欢躺在床上，几本书就能躺上一天，丝毫

不觉得浪费光阴，反而无比充实。自从成家有了孩子后，这样悠闲的日子一去不复返。如果不是这次生病，我依然无法陪太阳一天，感受它在不同时段里朝我洒下的温暖光芒。

●这样一想，反倒对生病心生感激。陪太阳一天，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。

## 谈天 说地

### 寿县游记

□王祥夫

到安徽寿县，第一件丢人的事是念错了字。去看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——芍陂，即安丰塘。只知“芍药”的“芍”念shào，而不知“芍陂”的“芍”读què。如果不来寿县，这个字也许一辈子都读错了。可以说，寿县是我的“一字之师”。

“孙叔敖举于海，百里奚举于市”的故事脍炙人口，但知道芍陂为孙叔敖所主持修建的人不多。古时的芍陂，现在叫“安丰塘”，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工程现在看起来依然碧波荡漾，其灌溉效益依然泽被四方。此塘古时候被誉为“天下第一塘”，从面积到水利功能，均堪称第一，与都江堰、漳河渠、郑国渠并称为“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”。历史记载其原来的面积为“周百二十里”，后经历代诸多变化，水域或变大或变小，但丝毫没有影响到它千百年来纳川吐流、农田灌溉、屯田济军，近百年来更是对淮河的治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

说到孙叔敖其人，民间传说很多，乡人说其少年之时即有大志。据传他曾遇两头蛇，人们认为见此蛇者必死，孙叔敖心想，搏此蛇一死也只死我一人，千万不要再让它殃及别人，于是斩杀此蛇埋入山丘。其品德为族人赞佩，那座埋蛇的山丘也

因而得名“蛇入山”。据记载，约公元前605年，孙叔敖还曾在今河南商城东主持兴修水利，建成了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——期思雩娄灌区，也叫“期思陂”，其灌溉面积相当于现代新建的梅山灌区中干渠所灌地区。

时值深秋，伫立在安丰塘边，放眼望去，塘水浩渺，横无际涯，这么大的水域居然被古人叫做“塘”。两千五百年过去了，人们依然仰仗斯人之余泽流韵，我想这就应该叫做“流芳千古”。

孙叔敖，楚国期思邑（今河南淮滨）人，春秋时期楚国令尹。孙叔敖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，宽刑缓政，发展经济，政绩赫然，主张以民为本，止戈休兵少战乱。

贤哉孙叔敖，伟哉孙叔敖，感觉那万斛碧水的每道波纹、每个浪花都像是在颂赞此公，两千五百年不曾有一日停歇。

来到寿县正阳关，正赶上抬阁表演，锣鼓铿锵，人声鼎沸。置身其间，我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。

那时候我才三岁，被绑扎在架子上，再穿上色彩艳丽的衣服，然后大人们把我扛在肩膀上出游，

这就是演闹阁。隐藏在裤腿里的那根铁棍从外面是看不到的，就好像一个人真是凭空无所依地站在那里。我小时候扮演的角色叫“滚猴”——穿了小猴子的衣服在两个大人抬的一根铁棍上不停地翻跟头，却始终不会掉下来。记忆中，闹阁是要与大人们的踩高跷搭配着一起演出的，如今都多年不见。

不过，寿县这地方是叫“抬阁”，而不叫“闹阁”。抬阁中技术最高超的是肘阁，肘阁只需肘——只用肘部的力量和技巧把一个小孩子稳稳当当地架起来表演，这可真是不是那么容易。据说抬阁是明清之际才从山西大同传入安徽寿县，至清末民初达于鼎盛。气派非常的大抬阁则是多人抬，叠罗汉一样一直叠到很高，难度相当高，比如《八仙过海》。如今寿县抬阁的保留节目有《刘全进瓜》《孙悟空盗桃》《天女散花》等。抬阁是中国古老而稀有的综合性的民俗表演艺术，涉及舞蹈、音乐、戏剧、杂技等多种艺术门类，汉代陶俑中多有表现这种场面的，只不过常常被当做了杂技俑。

没想到这次来到寿县，见到了久违的抬阁。这里物产丰饶，古风猎猎，而整个城市又日新月异，是个好地方。